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## 第一〇三回 試道法離奇可羨 講仙蹤曲折堪思

三緘曰：「道兄欲觀仙法，好好在亭坐定，看吾顯之。」言已，用口一吹，紅雲突起，片時之際，愈起愈密，將亭塞滿。三緘曰：「七竅兄，吾與爾雲頭並立，天外一觀。」七竅曰：「可。」及上雲頭，三緘將手一指，紅雲冉冉向東而行。七竅曰：「仙法只能乘雲，不為奇異。可有至奇至異者，資吾一賞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有，且呼天馬來，爾我雲中作馳驟伏。言此，仍復吹氣一口，果來天馬二匹，遍身毛色，如火如荼，跳躍嘶鳴，不讓驊騮俊逸。二人挽轡，扳鞍同上，天馬直行半空，奔放驟馳，幾如電光逐影。乘了一轡，三緘曰：「止。」天馬駐足。下得刁鞍，馬化祥雲，飄忽而逝。

三緘曰：「仙法如此，可謂奇否？」七竅曰：「未為奇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必如何而始為奇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素聞月宮嫦娥絕艷無雙，吾得游之，方稱仙法之妙。」三緘曰：「這亦無難，爾隨吾來，月宮一睹。」七竅甚喜，與三緘攜手雲間，愈乘愈高，來至南天門外。由門直入，見一大溪，水聲潺潺，恍如笙簧並奏。有槎破浪週遊泉水之鄉，有犢沿江踏遍河洲之側。紗浣織女，獨坐橋邊冀故夫；石號支機，挺立江頭稱古蹟。七竅視此而詢曰：「天上亦有河歟？」三緘曰：「此天河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天河內胡有槎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未聞張騫乘槎以泛於鬥牛者哉？」七竅曰：「天河岸上，又胡有浣紗女子與牧犢童兒耶？」三緘曰：「是乃牛郎織女也。」七竅曰：「河中挺立之石何名？」三緘曰：「支機石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天河故事雖奇，亦屬平常。若得月宮一遊，吾意方遂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月宮在西，吾與爾雲頭扭轉，緩緩行之。」七竅諾。

行約數武，見一神祇，紅髮紅鬚，手執金鞭當頭而至。大聲吼曰：「爾乃下界學道未成者，何敢濫上天曹？倘上皇得知，屍無厝所矣。」三緘伏道稟之，神祇飄然向東竟去。三緘曰：「七竅兄其見天上之神祇乎？」七竅曰：「見之矣，但不知此係何神？」三緘曰：「此即糾查善惡之王天君也。」七竅曰：「以吾讀書士子，性傲異常。平日存心，不惟不知有陰曹鬼卒，即以天上而論，未嘗信其有神。由今觀之，上天有神祇，果然不假。」三緘曰：「不信鬼神，多由讀書士子倡之，愚頑亦從而和之。直使天下人肆無忌憚，而逆種惡類出。此逆種惡類之罪，所以半歸讀書士子，而彼不知也。」七竅曰：「月宮歷此，尚有多途？」三緘曰：「即在咫尺耳。」七竅曰：「月宮之寬，究竟何若？」三緘曰：「其大無外焉。」七竅曰：「以下而視，不過如筐如篋，豈在天上而不同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日月星辰，變幻莫測，烏可以意計度之？」七竅曰：「不到其間，終難以信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試往觀，自知神明之莫測。」談談論論，忽至一處，有大桑一株。七竅曰：「上天亦以桑蠶為事耶？」三緘曰：「是名扶桑，日月之出入於此始，亦於此終也。」扶桑過餘，遙見光輝發現。七竅曰：「前之光輝照耀者，其即月宮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然。」七竅聞是月宮，與三緘忙忙趨至。果然高懸一鏡，大不可量，其中丹桂生香，樓閣亭臺，錯雜不一。首重剛入，仰視臺上，嫦娥數輩，宮裝儀容，玉笛齊鳴，洋洋入耳。七竅歎曰：「數隊嫦娥秀麗，一派音大忠揚，真人間所無，只應天上所有者。」三緘曰：「月宮已睹，可知學道成仙，快樂逍遙高過乎人群否？」七竅曰：「人間富貴，誠不若天上神仙。吾從此歸家拋去利藪名場，且學扶衰不老之功，一旦功成，此地自可居處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能學道，仙種尚在，較之毫無根底者，其修煉為最易焉。」七竅曰：「月宮華榮若此其極，不識瑤池境界又復何如？」三緘曰：「只要爾能掉頭顛，欲游瑤池，何難之有？」七竅曰：「兄可導吾視之，以廣識見。」三緘遂導七竅向東而來。所行之途，光潤可愛。剛近瑤池門外，見二神將像貌森嚴，凜凜威風，手執降魔玉杵，吼聲如雷，曰：「何人敢到此地，欲效東方朔之故事乎？」三緘伏耳數言，二將曰：「如此，速去速來。」

毋得遲延，為王母所知，罪不爾宥。」三緘唯唯，即導七竅竟入重門。但見左右二池皆玉砌金嵌，一帶亞字欄杆，晶光射日。

池內水清如鏡，蛟龍游動，水浪頻興，五彩蓮花，香風撲鼻。

池外蟠桃數樹，樹上有花有實，花紅如火，其大如斗，桃色鮮美，墜於枝頭。七竅曰：「此桃何大如是？」三緘曰：「是桃也，三千年開花，三千年結實，實非凡種可比焉。」七竅曰：「食此桃者何人？」三緘曰：「凡人世道士修煉成真，朝見上皇，封了仙爵，王母下旨，赴瑤池大宴，命守桃仙子摘取遍賜，必於此日方得食之。」七竅曰：「如此看來，為仙之榮，無異人世之受享爵位也。」三緘曰：「人世爵位雖榮，安及仙爵？」七竅曰：「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仙爵在乎天上，上天數日，塵世幾易春秋。況仙升一品曰金仙，不滅不生，休同天地，幾千萬載，身軀不朽。豈似人間享壽，如花開放，轉眼即謝哉？」七竅曰：「今而知閱歷半生，所誤誠不少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如爾能將富貴一旦拋棄，洗滌舊腸，從新煉氣凝神，成仙尚不難耳。」七竅曰：「謹領兄教，誓必解組歸里，苦誦《黃庭》。」三緘曰：「恐爾之耳如綿，一聆婦女言，而道心又廢。」七竅曰：「前者為仙之榮目所未睹，即有仙子化導，講盡為仙樂事，俱屬倘恍無憑。茲已親睹目中，任彼巧言如簧，不能易吾心志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爾歸，宜辭爾官，急探道旨，先將禁道之示止而不行，即是初入此門一大功德。」七竅諾。

三緘於是仍導由天河而返。曲折彎環，遠遠望見一門，金光四射。七竅曰：「此何門也？」三緘曰：「是乃前所入之南天門也，爾即忘耶？」既到門前，見一朝服朝冠者獨坐於此。三緘揖而謝曰：「適承尊神青眼顧盼，已許吾等入門。上天榮華，一一備睹，真所謂海樓蜃市，美不勝收。」朝服者曰：「爾等既羨其榮，宜堅定道心。俟道修成，准爾常來遊玩。」三緘曰：「尊神所論，敢不遵之！」出了南天門，一路雲霞，五色俱畢。二人搭肩乘上，甚覺逍遙自在。雖人間極貴，其樂不能有斯。頃之，三緘按下雲頭，拱手作別，曰：「爾歸衙內，即速辭官，苦煉道功，他日重逢，自有期也。」七竅依依不捨，把袂而行。三緘曰：「天下之聚散原有一定，爾何作此兒女態耶？」七竅曰：「吾自老道指示，求爾為友，求之數載，不得一見。今幸相晤，約游天府，正宜長相聚首，開我茅塞。俄焉拋棄，吾即欲習大道，又烏乎習之？」三緘曰：「爾歸，果能棄絕豪華，真心煉道，吾來與爾朝夕共處。特恐誤聽人言，又易初衷，則吾未如之何也已。」言已，掌推七竅。七竅驚寤，舉目視之，尚在内衙繡幃榻上。

珠蓮見夫蘇轉，忙忙詢曰：「郎君病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吾無病也。」珠蓮曰：「郎君無疾，何昏聩一至於此？」七竅不答。

移時，言曰：「從茲富貴吾真淡如水耳。」珠蓮曰：「人生斯世，原為富貴而營謀。謀之不得，貧賤一生。謀既得之，受享一世。胡以宜享之富貴，而反厭棄乃爾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人世富貴，安及仙爵享於無窮？」珠蓮曰：「郎君何所見而云然？」七竅曰：「吾自有所見焉。」珠蓮曰：「郎君又為野道所迷弄乎？」七竅曰：「野道即能迷人，豈能致游天府？」珠蓮異，究詢所以。七竅曰：「吾今日議政歸衙，見一中年壯士手捧大鏡，叫賣街頭。剛欲呼之，倏然力倦神疲，臥於車內。魂離軀殼，遨遊坦道。賣鏡者徜徉而至，導吾前行。行約數程，一亭直豎。」

其人導入坐定，即設筵席。盞器非金非玉，皆人世所無。肴饌紛呈，亦目未曾睹。吾問之曰：『是何地乎？』其人曰：『仙府。』吾曰：『既是仙府，宜屬天上，吾欲登天一遊。』其人曰：『此易易耳。』遂攜吾手，由南天入。南天門內，一河阻隔。濯錦者環江而立，牧犢者繞岸而行。吾問之，乃知其為天河。由天河而入月宮，嫦娥數輩，或歌或舞，仙樂齊鳴，媚態嬌姿，妙手難繪。由月宮東轉，逕入瑤池。池中之蓮，池外之桃，王母之宮，在在親為目睹。吾心羨甚，竊欲棄妻辭爵，學道深山焉。」珠蓮聞之，恨入骨髓，良久言曰：「其人何名，郎君曾詢之否？」七竅曰：「其人非他，即吾前所訪之三緘也。囑吾棄世須急，以習道功。吾將於明晨修下辭王表章，煉道去矣。此次任爾巧詞，難挽吾志。」拂然出外，獨宿書齋。珠蓮是時知七竅之心已堅於道，忙呼李赤等，商其解此迷焉。